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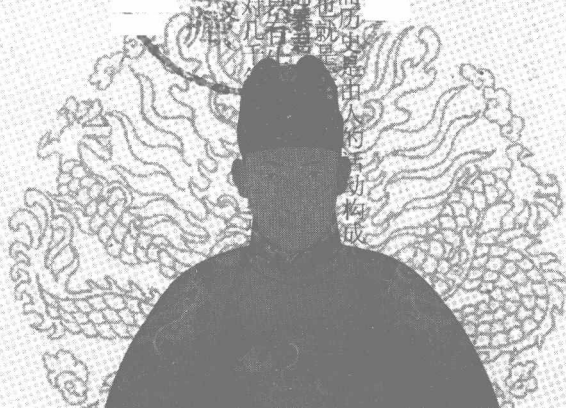
中國

皇帝皇后百傳

朱孝勤

明武宗

可以知兴替二读史使人明智「英国思想家培根讲读史了解历史的重要性在于此正相反而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
生王后更是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了解一帝王下的历史就是了解一帝王的命运也就是一国命运
他们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是一辈子「嘴边流着哈拉子的白痴」
大下「真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集权制度使一天子们的举动对几
影响因此了解了这些口含天宪的一朕们的活动对于了解中国封建历史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朱学勤编著 远方出版社, 2005

ISBN 7-80595-771-1

I. 中... II. 朱... III. 远...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3545 号

- | | |
|------|-----------------------------------|
| 书 名 |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
| 主 编 | 朱学勤 |
| 责任编辑 | 王顺义 |
| 出版发行 | 远方出版社 |
| 社 址 |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
| 经 销 | 内蒙古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 mm × 1 168 mm 1/32 |
| 印 张 | 660 |
| 字 数 | 19008 千字 |
| 版 次 |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80595-771-1/K·28 |
| 定 价 | 1848.00 元 (全 66 卷) |



前 言

明君、忠臣、顺民、盛世太平景象，为历代帝王梦寐以求。可是，纪元两千年，走马灯似的换了大小几十个朝代、几百个皇帝，都破灭了帝王梦。说什么长安、长治久安，道什么天安、地安，从来就没有过平安，不是疆场上的刀光剑影，就是宫廷内部的血雨腥风，诚如《三国演义》开篇所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亦如马克思所总结的那样，历史从来都是螺旋式上升的。

中国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阶段徘徊、漫步、乃至止步不前、倒退，有明主，有昏君，明主开国治国，昏君丧国亡国，都那么道貌岸然地称孤道寡君临天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又都做了匆匆过客，化入史册。于是，就诞生了这套 66 册的记载帝王后妃故事的精选本。

明君，勤政爱民、多谋善断、兼听从谏，国运昌盛，黎民安居乐业，臣呼君万岁，民盼国万岁。

昏君，坐吃山空、声色犬马、恣意淫乐，国势衰微，百姓水深火热，卖儿鬻女，逃荒要饭，直至扯旗造反。

更有后宫肆虐，耐不了寂寞，更耐不了主子的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始幸终弃，由争风吃醋到干预朝政，与宦官



勾结，和太监联手，导致祸起萧墙、后院失火，让那些昏君们个个丢九五之尊，或明杀或暗害，不得善终。

祸根在哪？千年历史，不外乎塞言路、崇奸佞、近小人。小人近乎苍蝇，无缝也寻隙，到处下蛆。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不谬。有人说，读懂中国，先了解宫廷和妓院，更为至理明言。

一篇读罢头飞雪，人生何其短暂！从独裁到民主，从野蛮到文明，该是一条多么漫长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了几个千年，才迎来了这“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民主。

其实，我们的先祖是聪明的，对于江山易主，兴亡更替，早就研究透了，《岁判要览》说：贫穷生富贵，富贵生淫逸，淫逸生骄奢，骄奢生贫穷。周而复始像个怪圈，恶性循环了几千年。尽管总结前朝经验教训的史书汗牛充栋，尽管小皇子刚咿呀学语就请教师灌输帝王之术，仍然挡不住历史的车轮飞转。

也许，这正应了马克思的论断，凡是在历史中出现的，都要在历史上消亡。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皇帝、后妃们都是局内者，皆为权欲所迷。我们做为旁观者，茶余饭后兴之所至，从书籍中领略一下曾经激荡过的历史风云，未尝不是一件放松身心的好事。

编 者

2005.9



目 录

第 一 章	少年登基	(1)
第 二 章	宦官刘瑾	(44)
第 三 章	内外之争	(66)
第 四 章	豹房生活	(84)
第 五 章	刘瑾专权	(104)
第 六 章	穷壑难填	(131)
第 七 章	西北“远征”	(160)
第 八 章	花花天子	(183)
第 九 章	宁王之变	(198)
第 十 章	内忧纷起	(248)
第十一章	武宗之死	(269)



第一章 少年登基

—

明弘治四年的9月24日下午申时，明朝北京皇宫中又诞生了一位皇子。皇子的父亲是弘治皇帝孝宗朱祐樞，这年才满21岁，母亲是张皇后。孝宗朱祐樞的幼年充满了艰辛，他为宪宗朱见深与宫人纪氏所生，可是宪宗的万贵妃妒忌成性，见妃嫔生子，皆使之不能成活。纪氏生子，赖宫中人庇护得活，养在西宫深处，未遭万贵妃毒手。直到此子3岁时才得见宪宗，遂立为皇太子，后来成为弘治皇帝。这段故事有点像传统戏中的“狸猫换太子”的情节。孝宗为皇太子时，就立张氏为妃。孝宗即位后，封张氏为皇后。有人说由于孝宗与皇后感情好的关系，孝宗未置妃嫔，而只选了5位夫人。又有人说因为皇后张氏也是一个妒忌成性的女人，迫使孝宗不立妃嫔。明朝的16位皇帝中，只有皇后、不立嫔妃的恐怕只有明孝宗了。当孝宗有了这位皇子之后，举朝上下欣喜莫似。原来明朝立国以来以嫡长子的身份继位的实属罕见的。朱元璋的长子是朱标，而是马皇后所生。可是朱标生于元至正十五年，当时朱元璋既不是皇帝，马皇后当时也未立为皇后。因而，朱标虽是朱元璋的嫡长子，可还不算名正言顺的，要打一点折扣。朱允炆不是朱标的长子，母亲生他时，还是个王妃。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当然不是长子，而且其生母是不是马皇后，据说还有问题。后来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都是自己父亲的长子，然而母亲诞生他们时还都是王妃，而非皇后身份，在“嫡”字上还是有点问题。英宗朱祁镇虽是宣宗长子，可生母却是宫人孙氏，后来才进封贵妃。景帝朱祁钰是宣宗次子，生母是吴妃，既不是长子，也不是嫡出。宪宗朱见深为英宗长子，但生母是周贵妃。孝宗朱祐樞是宪宗第三子，生母是宫人纪氏，后封淑妃。从明朝开国到正



德年间，除了皇太子朱标和武宗朱厚照之外，没有一个是嫡长子的。何况朱标早死，没有作成皇帝。所以明武宗朱厚照算得天独厚的明代皇帝中既是嫡子、又是长子的一位。在封建社会中，嫡长子地位在宗法关系中至为重要，在帝王家可能更为重要。这次孝宗和他的张皇后生了这个空前的皇家嫡长子，当然是皇家的大喜事啊。

还有一件事说来也是巧合。皇子朱厚照的生年月日时的4个支辰，排列起来却与众不同。原来朱厚照生于：

明弘治四年为辛 亥年

九月为甲 戌月

廿四日为丁 酉日

生时为 申时

朱厚照的“支辰”，若按时、日、月、年的顺序读上去，恰好和地支的“申、酉、戌、亥”的顺序巧合。这在星命家看来，真是“贯如珠”的大贵支辰。据明朝人讲，这位皇子的特殊支辰，和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支辰有某些类似之处，所以可以预见，这位未来的大明皇帝，一定会像他的祖宗太祖高皇帝那样创基立业，恢宏朝运，大有作为的。

下面介绍朱厚照的父母，就得从万贵妃说起。

二

万贞儿（1430—1487），青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其父万贵，早年在诸城县衙里做小吏，后来因为亲属犯法受到株连，举家被发配到霸州（今河北霸县），万贞儿就出生在这里。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4岁的万贞儿被充入掖庭，做了孙太后的侍婢。按常理，宫中奴婢多半是打些粗活支应，很难有出头之日。万贞儿年岁虽小，但自幼家境坎坷，看惯了世人的脸色，小小年纪便能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她聪明伶俐，办事机敏，又善解人意，使满宫男女都很喜欢这个少年老成的“小大人”、“小机灵”。孙太后更是怜爱有加，特意将她留在身边，掌管衣饰头面等物。如此年复一年，命运大门竟徐徐地向



万贞儿敞开了。

经过几度风华岁月，万贞儿渐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成长为体态丰满、容貌光腴的大姑娘。随着年龄的增长，万贞儿也变得更加乖巧。她接人待物细致周到，说起话来甜言蜜语，尤其是那双机灵的大眼睛，总是随着主人的喜怒哀乐而不断转变。孙太后每天被万贞儿侍奉得喜笑颜开，人前人后对她的孝敬和机灵赞不绝口。万贞儿尝到了巧言令色的甜头，她为此而感到心满意足，心中逐渐生成一种奇异的处世之道。

日子本来是平淡无奇的，可偶然事件却能意外地激起轩然大波，并衍生出一系列的不平常事件，也为一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机会。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朝军队与北疆的蒙古瓦剌部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发生一场恶战，大明皇帝英宗朱祁镇竟然兵败被俘，成为有明一代的奇耻大辱。为维护明朝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朱祁镇的皇弟朱祁钰，幸运地在一夜之间由郕王而登临皇帝宝座，成为居位八载的明代宗。刚刚继位的代宗皇帝需要借重孙太后之力，许多内政都交由她主持处理。孙太后处事干练，接手内政后，下诏将她的嫡孙、英宗长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以解决英宗一脉皇嗣正统入继的大事。

朱见深被立为太子时，才2岁多，孙太后特意挑选身边最为练达人情的万贞儿前往东宫照料太子起居。这一年，万贞儿年届20。在她看来，这桩差事分明表现出孙太后对她的充分信任。从长远计，今日的太子就是后日能够倒转乾坤的皇帝，只要自己尽心护养，将来定会得到加倍的回报，这般美差，何乐而不为呢？虽然此时的万贞儿不曾想到这对年龄有如母子、地位隔如天渊的主人与婢女间会有婚配缘分，但按照她一贯的处世准则，还是认定这是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万贞儿欣然赴东宫太子府，以她特有的女性细致、体贴，全身心地投入了对朱见深的照料之中。她的精明、干练显露无遗，很快，便同太子建立了超乎常人的长幼挚情。

次年，即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皇帝获释，回到明朝京



城。按常例，代宗朱祁钰应该让出皇位，拥戴英宗复辟。可做皇帝的美妙远胜于做藩王的滋味，到此时他便顾不得原本难割难舍的手足亲情，更不管平日里不离口笔的忠孝节义，索性把英宗安置在南宫，表面上尊之为“太上皇”，实际上是幽禁起来。这样一弄，太子朱见深的生母周妃也失去了自由，朱见深成了父母双全的“孤儿”，只得与万贞儿相依为命。幸好万贞儿有胆有识，里里外外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使见深这个年仅4岁的幼童，从大侍婢的身上得到了类同于母爱的温暖。

越一年，即景泰三年（1452）五月，明代宗朱祁钰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废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朱见深的处境更加恶化。失去了“储君”的金字招牌后，不仅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一大截，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政治上的保护伞。见深的存在危及到当今太子的皇统地位，正犯了“位高震主者身危”的忌讳。小见深还是个幼冲之童，不懂得这些深奥的道理，可贞儿已历经三朝，深知宫廷险恶，时刻忧惕于心。患难之中，万贞儿对朱见深愈加精心呵护，二人的情感锤炼得更加真挚深厚。

幸运的是这种日夜惊恐的日子并未持续很久。一年半后，即景泰四年（1453）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忽然死去，皇朝正统之议成了热门话题。正统所在，标志着人心所向。大臣们普遍认为明英宗堂堂正正地承袭先皇遗位，是父死子继的皇室正统，其子朱见深也便是货真价实的皇嗣太子。因而朱见济一死，关于皇储的谏议在朝中立发，且相继不绝，仅是大的争议就有数起。景泰五年（1454）五月，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清复议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被代宗打入锦衣卫大狱。景泰六年（1455）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重提旧议，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代宗闻讯，在殿阙下当众杖责廖庄，随即又去锦衣卫狱中重责章纶、钟同，直至将钟同活活打死。

万贞儿看到廷议纷杂，心中喜惧参半。喜的是滔滔众议为朱见深复位点燃了希望之火，至少短期内他的生存有了保障；惧的是皇室争杀无所不用其极，生死祸福实在难以预测。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万贞儿和朱见深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景泰七年（1456）二



月，太子朱见济的生母杭皇后不幸去世，到年末，代宗皇帝又身染重病，真可谓苍天不佑。机警的万贞儿，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以她的所见所闻，隐约觉得朝廷中似乎还会再发生些大事，还会有疾风暴雨出现。

景泰八年（1457）也是不平静的一年。正月十三，代宗朱祁钰的病情加重，命人送他去南郊斋宫中沐浴祈福，当晚便留宿于此。正月十五日，群臣朝见，奏请代宗速立太子，以为社稷考虑，代宗不听。不料，到了十八日凌晨，以武清侯石亨为首，太监曹吉祥、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乘代宗病体沉痾，带领一班人深夜撞开南宫门，恭迎太上皇英宗朱祁镇复辟，夺门而出，占据朝堂，史称“夺门之变”。到早朝群臣见驾时，发现受贺的天子竟是英宗，皆大为惊讶。旋即，英宗宣布改元天顺，重新登上阔别八年的皇帝宝座。二月初一，英宗宣布废除朱祁钰的帝号，仍袭用郕王的封赠。半月后，朱祁钰忧惧交加，骤然病故。

代宗一死，明朝天地重新回到朱祁镇父子手中。三月初六，英宗复册朱见深为太子。这年，见深年仅 11 岁，而万贞儿却是一个 28 岁的老侍女了。望着太子朱见深因地位失而复得露出的灿烂笑容，万贞儿的心中也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意和满足，她不禁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当初的感情投资没有白费，回报的时刻就要到了。望着还是满脸稚气的朱见深，万贞儿的心里开始快速盘算着以后的计划。她需要什么呢？作为一个久处深宫的老处女，她此时最渴望的便是异性之爱，眼前的少年太子虽然不是她追求的男性偶像，但却是她成功的全部寄托。只有牢牢地俘虏他，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经过一番考虑，她开始把暮春女子的情思与狂热全部倾洒到太子朱见深的身上。此时的万贞儿虽已年届 30，但保养得很好，犹如一朵盛开的玫瑰。她有意识地表露成年女性的风韵，在对太子一如既往地照料的同时，又增加了卖弄风情、诱惑异性的成分。过去，她是用母亲和长姊般的亲恋之情温暖了朱见深；今后，她要用千种仪态、万般风姿去驯服这个情窦渐开的少年。一般女人不敢想的事情万贞儿去想了，而一般女人不敢做的事情万贞儿也去做了，并且获得了成功。



皇太子朱见深 14 岁的那年，一天，他突然发现在万贞儿的身上，不仅有成熟女性的温情，还表露出纯情少女的妩媚，在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令他心旌摇动，意乱情迷。冥冥中两个人仿佛约定了前世宿缘，使朱见深是如此渴望得到万贞儿的一切。每次见到她，朱见深都觉得热血沸腾，而万贞儿恰到好处的颦笑或婉拒，更令他如痴如狂。就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皇太子朱见深被长他 17 岁的万贞儿深深迷惑住。这个年龄可以做他母亲的女人亲手编织了一张情网，轻而易举地俘虏了少年太子，畸形的社会历史，特殊的人生之旅，培育出一株怪异的情爱之树。它将开什么花？又会结什么果呢？

天顺八年（1464）正月，明英宗朱祁镇病逝于乾清宫。当月，18 岁的太子朱见深继承皇位，是为明宪宗，尊英宗钱皇后为慈懿皇太后，尊生母周贵妃为皇太后。

朱见深即位后，后宫中最得意的人当属万贞儿。当初她凭着机警、谄智和圆通，从感情上俘虏了朱见深。如今，朱见深当上了皇帝，万贞儿自然要编织自己的皇后美梦。

世间之事，如意者少，不如意者多。关于朱见深的婚配，英宗谢世之前，就曾做过郑重安排。当时，英宗从 12 名待选秀女中挑选了吴氏、王氏和柏氏三人，留在太子宫中待选太子妃，从家世、品行和容貌几方面考虑，吴氏最为英宗中意。她出身于书香门第，才貌俱佳，聪明知书，巧能鼓琴，年岁也堪相匹。怎奈，还未等做最后定夺，英宗便一病身亡。临终前，他将选妃立后之事托付给了皇后钱氏。钱太后经过同宪宗生母周太后商量，又让司礼太监牛玉详细考察后，最终确立吴氏为皇后，并颁布谕旨，择吉日举行册封庆典。

消息传来，不但万贞儿心中恼怒，连宪宗皇帝也是一脸的愁容。这几年来，他一直对万氏情有独钟。儿童时代形成了近似母爱的挚情和敬畏心理，成年之后又产生了超越年龄的狂热爱恋，这种夹杂着仁爱与性爱的双重感情，使他从心底里渴望给万贞儿一个公开的名号，便于长相厮守。只是，万氏出身卑贱，年纪又比自己大了整整 17 岁，堪堪与母亲周太后相若，哪有立她的合适借口呢？选立的吴皇后，先有英宗遗命，后有两宫太后作主，貌美才高，实在挑不出一毛病。



况且刚刚即位就想反抗太后懿旨，未免过于不敬。宪宗皇帝思前想后，纵有许多的不甘心，也只能暂时接纳吴氏为后，其他想法留待日后徐图解决。

册立皇后的典礼堂堂皇皇地举行。唯有万贞儿心里仿佛打翻了五味瓶，最初的哀怨转化成强烈的嫉妒和仇恨，她决不能让这个年轻的少妇霸占了六宫之主的位置，她要想尽一切方法诋毁她、打击她。从吴皇后入宫的那天起，万贞儿就没停止在宪宗皇帝耳边数落吴皇后的不是，还撒娇弄嗔地述说自己的委屈。在万贞儿的挑唆下，宪宗对吴皇后十分冷淡，总觉得她待人平淡如水，无滋无味，不似万氏这样情烈如火。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使吴皇后倍感苦恼，她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出身卑贱的中年宫妇竟在皇帝面前这般得宠，公然对自己指手划脚？而自己年轻、漂亮、有才识，又是两宫太后钦定的正宫皇后，反而丝毫得不到皇上的爱抚，虽是新婚燕尔，每次见面，宪宗总是冷若冰霜，令她非常尴尬。

年轻的吴皇后一旦对自己的地位和信心产生了怀疑，便把满腹怨恨都迁怒到万贞儿身上，常常借故训斥她几句。万贞儿看透了吴皇后的的心思，自恃有宪宗撑腰，索性激化矛盾，以便在公开碰撞中找到诋毁皇后的口实。年轻的吴皇后果然上了她的当。有一天，皇室举行祭祀寝陵的典礼。因万贞儿无端抢了风头，吴皇后忍无可忍，怒声呵斥了她几句。万氏哪肯退让，当下反唇相讥，反倒顶撞吴皇后两句。吴皇后联想起入宫以后的种种冷遇和万氏的飞扬跋扈，再也压制不住满腔怒火，喝令手下的宫女将万贞儿掀倒在地，痛痛快快地暴打一顿。

吴皇后杖责万贞儿，心中出了一口恶气。万氏虽受了皮肉之痛，心里面却横生了一番坏主意。她把头发撩乱，将衣饰弄脏，一路上大哭大叫着跑到宪宗面前去告状。宪宗见万贞儿衣衫凌乱，满身伤痕，一脸涕泪，先自同情起来，再听万贞儿小题大作、无中生有的辩白，早已气得暴跳如雷，恨恨地叫嚷，要用同样的方式殴打吴皇后。万贞儿一听，哭得更加响亮，还欲擒故纵地说：“皇后乃是六宫之主，哪能杖责？贞儿早已人老珠黄，不如早点发配出宫，免得给皇上惹事。”少壮天子年轻气盛，不知不觉便中了万氏的激将法，竟怒气冲冲地起



誓：不废掉吴皇后决不罢休。

第二天，宪宗皇帝毅然传语，说是：“先帝为朕简选贤淑女子，已定王氏为妃，留在宫中待期成礼。太监牛玉从中贿赂受礼，另选吴氏荐于太后。册立之后，朕见吴氏举动轻佻，礼仪失度，性情粗暴，德不称位。于是细察其实，才知牛玉舞弊情由。现请两宫太后，废除吴氏皇后尊号，贬于别宫幽居。”这皇后册废一事，事关重典，哪能随意而为。两宫太后不肯轻允，宪宗便拿出伪造的牛玉证词。太后且信且疑，仍不便轻决。宪宗又施出痴情拗态，声言：“两宫太后若不准皇儿所请，情愿放弃帝位，与佛西游。”这一来，生母周太后首先让步，接着钱太后也只得表示同意。礼部随即颁诏，废去吴皇后尊号。吴氏在皇后位，连头带尾总计 32 天。

宪宗乘机向太后奏请，要厚厚地封赠万贞儿，怎奈提了数次，都未得响应。原因不外乎两条：其一，吴氏倘因贿选排挤了王氏，那么吴后被废，理应册立王氏为皇后，若改立他人，显系违背先帝遗命，罪有不赦。其二，万贞儿年纪比宪宗大一倍，又兼出身微贱，不具备选后条件。且昔无英宗遗愿，今无太后认可，如果一意孤行，定遭朝臣非议。宪宗无奈，只得暂且搁置下万氏，不敢复提此议。万贞儿纵是万般心焦凯觐后位，见众议如此，也不能发作，只有一如既往地等待合适的时机。

天顺八年（1464）十月，与吴皇后行封之期相距仅 81 天，皇宫中再次为王皇后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典礼，性情柔弱、举止文静的王氏成为坤宁宫的新主人。万贞儿精心设计了一场阴谋，徒使王氏白拣了个天大的便宜，她心中的恼恨是难以言表的。

王皇后有了前车之鉴，遇事均处之淡然。尤其对万贞儿的所作所为，她大多隐忍退让，听之任之。因此，王、万二人倒也相安无事。有时，皇帝召幸王皇后，她却借故推脱，免得引起万氏嫉妒。宪宗在位 20 余年，王皇后与他同宿不到十次，始终未曾怀孕、生过子女。她靠着肉体上、精神上的重大牺牲，才换得以 69 岁的高龄安度了一生。

王皇后形同虚设，万贞儿的肝火和妒肠也慢慢平息下来。她逐渐



意识到，宪宗和她都失去了废后再立的借口，眼前的上上之策，一是把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二是早为他生个龙子。尤其是后者，倘能尽快生个皇长子，凭她在后宫的实力地位，儿子被册立为太子，进而攀登龙座，是丝毫没有问题的。到那时，儿子是天下龙主，万氏仍可以风光后半生。谋及此，她的眼界又开阔起来。

万贞儿想怎样干就一定怎样干。她依仗 16 年来太子近侍总管的实际身份，一变而自任为皇帝的近侍总监，走立坐卧形影不离宪宗，力排列嬪接近皇上。即使宪宗外出游幸，万氏也穿上一身戎装，在皇帝鞍前马后指东道西，威势赫赫。她想让人们知道：万贞儿不仅在宫廷中对皇帝管吃管穿，也能在外朝管臣管民。

常言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又有云：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年之后，即成化二年（1466）正月，时年 37 岁的万氏果然抢先老蚌生珠，如愿以偿地为宪宗皇帝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宪宗皇帝欣喜万分，派出许多使臣到各地祭祀名山大川，祈求上天保佑皇长子平安无恙。同时，加封万贞儿为皇贵妃，移居昭德宫，其地位一下子跃居三宫六院众嫔妃之上，仅列王皇后一人之下。由于王皇后虽在其位却不谋其政，况且又无子无女，凭这两点，万贵妃的近况晚景都稳稳地胜过王皇后。一时之间，万氏成为权倾六宫、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仅内廷的嫔妃侍妾纷纷向她讨好献媚，就连外朝的大臣也竞相逢迎巴结。

饶有心机的万贞儿决心得时不怠，广结网络，多树党羽。

万贵妃先把自己的父兄子侄拉入朝中，引为内援，形成强大的万氏外戚集团。她的生父万贵早年沦落异乡，如今女儿得宠，随即转入内朝，荣任锦衣卫指挥使要职，相当于近现代国家特务机关的大头目。万贵倒也为人守正，处事谨慎，于成化十年（1474）去世。其他万氏子弟则一个个如虎似狼，纷纷利用内亲身份，先后窃据要位：万喜任锦衣卫指挥使，后升任都指挥同知；万通任锦衣卫指挥使；万达任锦衣卫指挥僉事。他们利用权位，争相贪赃枉法，胡作非为。

还有一个似亲非亲的大学士万安，本与万贵妃毫无亲缘瓜葛，但为了攀高结贵，也凭借同姓之便，硬和贵妃扯上姑侄关系。

万安本是涪州（今四川眉州）人，与贵妃祖籍诸城（今山东诸



城)相距万里。他用重金买通贵妃身边的太监,冒称自己是万氏子孙。他比万氏年长20岁,却说辈份应属贵妃的娘家侄儿,请求向万贵妃行认亲礼。万贵妃自付出身寒微,连个识文认字的亲戚也没有,索性顺水行舟,欣然接纳了这个低眉哈腰的势族人物。小姑娘对老侄子百般提携,不几年,万安就从编修升任礼部侍郎,后又兼翰林学士,入内阁操持国家大政;最后官至内阁首相,成为百僚之长。万安在溜须拍马方面堪称群奸之首,他不但向万贵妃顶礼膜拜,还经常巴结万喜、万达,就连万通的妻氏他都常去慰劳,凡与贵妃沾边的亲贵,无不一一打点。除去行贿之外,万安一无所能,胸无点墨。他时常受到宪宗召见,每次临朝,他都扯着嗓子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旦议及政事,不是含糊其词,就是唯唯诺诺。大臣们私下里捧腹嘲笑,谑称他是“万岁阁老”。

万贵妃还利用内批授官的特权,大肆网罗外朝亲信。宪宗登基之初,曾颁行一项先朝不曾有的新制度,即内侍宦官可直接传达皇帝旨意、委任高级长官,不必经内阁大臣会议。万贵妃既然控制住了宪宗皇帝,自然把持住了这个大权。于是,一批贪官污吏便借机混入朝廷,成为万氏的政治附庸。庸夫俗子逍遥得志,廉洁清正大臣势必遭受排挤与打击。万贵妃刚刚专宠时,就为这种昏暗的政治格局作了铺垫。此后与时推移,日渐加强与外戚、宦官乃至方士、妖僧等的勾结,牢牢控制内朝大权,使明朝政治的腐败达到惊人的地步。

万贵妃机关用尽,全是为了“权”“势”“利”“欲”四字。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万氏春风得意,到处炫耀威势时;她的儿子却仅活了几个月,还未及命名,就生病死去了。皇长子的夭折,对万贵妃是个致命打击。这不仅是慈母失去了爱子,而且是权力狂失去了已经到手的晋升阶梯。她连日来昏昏沉沉,悲痛欲绝。她是一个极要强的女人,深知若无儿女傍依,在皇室激烈的竞争中,将来会无法生存。短暂的苦闷之后,她又做了新的打算:一方面要抓紧时机多与宪宗接触,求个广种博收;另一方面严格防范其他嫔妃侍寝皇上,逼使他人难以生育。她命亲信党羽四处采集春药和淫技,供万贵妃和宪宗使用。方士李孜省和妖僧继晓都熟谙此道,极力效劳。就连大学士万安



也遍翻藏书秘籍，寻找“房中术”，先后献上，仅这方面的奏折就积累了一箱子。万氏就这样近乎疯狂地忙碌着。

万贵妃空忙活了三年，怀孕的事依旧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当她意识到自己年届40已无再育能力时，她的心理开始扭曲变态了。她要用十分残酷的方式来对待周围那些嫔妃们，她得不到的东西，也绝不让其他人得到。

这时，宪宗皇帝刚过20岁，正是风流多欲的年纪，时常背着万贵妃到其他宫中寻欢作乐，有时甚至同侍女和宫妇偷情。万贵妃在后宫里安插了许许多多的心腹太监，对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宪宗在哪里留宿，她就及时派人将堕胎药送到哪里，由太监当面督促嫔妃服下去。凡是发现有妊娠迹象的，一律用烈性药物堕胎。有的嫔妃体质虚弱，服药后痛苦不堪，甚至命丧黄泉，万贵妃也毫不吝惜。有的服药后，仍保住胎儿，一旦被万贵妃探知，立即再用更加酷烈的手段扼杀摧残。一时间，内宫中笼罩着浓厚的恐怖气氛。嫔妃们十分惧怕万贵妃的眼线，就连皇帝下令召幸，都纷纷托辞回避。对此，宪宗皇帝也无可奈何。多年来，他似乎变成万贵妃的附庸，童年时代的依偎，患难岁月的彼此心照，成年后的纵情肆淫，为二人深深奠定了奇异的感情基调。他对她，既有真诚的感激与情爱，又有深深的敬畏乃至恐惧。多年来，他一直对她采取放纵态度，以致在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其中有真情，也有无奈。

纵使万贵妃密查严防，宫中也还有怀孕生子的事情发生。

成化五年（1469），柏贤妃生下一个儿子。宪宗大喜，亲自给他取名朱祐极，并派人精心哺育教诲。两年后，即成化七年（1471）十一月，宪宗册封祐极为皇太子。

太子册立后，万贵妃心中翻江倒海般地腾涌起来。她知道，柏贤妃势必因子而贵，地位很快会超过自己。上有王皇后，再加上一个柏贤妃，万氏专宠的局面就岌岌可危了。疯狂的嫉妒心与权势欲冲垮了她的理智大堤，淹没了天良与人性，她把罪恶的魔爪急切地伸向年仅2岁的皇太子。结果，朱祐极刚登储位不足三个月，就突然暴病身亡。知情人人都知道这是万贵妃导演的“杀子报”，但没有一个人敢公